



(香港) 马云 著

N QING DADI ENQING

DADI EN

大地恩情

7.5



大地恩情

1980年

I247.5
3408
3

BK93103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大地恩情

【香港】马云 著



封面设计 罗 强

大
地
恩
情

大 地 恩 情

〔香港〕马 云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5 [插页1] 字数170000 印数00001—29000
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110-X/I·108 定 价：2.50 元

清末宣统年间，广东省的香山县，亦即今日的中山县。远在南宋绍兴二十二年开始，其地域已包括东莞、番禺、顺德以及新会等，统称为香山县，宋乾道五年，范文林出任为首任知县。

此地居民的远祖，大部分由于金兵之乱，由中原避难而来。

香山县大部分为冲积平原，河流纵横，气候温和，故此土地肥沃，盛产稻米。

本故事发生于该县的广兴围。这里大约住了七十多户农家。老农夫杨大可，年逾半百，但为人安守本分，乐观而敦厚；他的妻子则是个非常纯良的中国农村妇女，夫妇俩总共养了三子一女；长子名六斤，次子九斤，三女阿满，四子润生。

杨家一家数口，本来生活得十分愉快，无奈当时的社会环境，有许多事情不能用常理去解释。因此，许多不愉快的

事情，偏偏就发生在这一家人的身上。

时值秋收，田野间一片忙碌。

南方的秋天，太阳仍然猛烈，然而农家们几乎每一户都是老弱尽出，全家总动员。

他们分工合作，有些在田里挥动锋利的镰刀，收割禾穗；有些将一束束的禾穗，打向斗型的竹织器内；有些将谷收集进竹箩里，送上牛车，运往广场上去晒干。

他们尽管汗流浹背，每一个人的内心里仍保持着一份愉快，因为今年总算风调雨顺，毕竟也是丰收年！

农夫们在这秋收的季节里本来是最开心的，尤其是正当丰收之际；一家大小辛辛苦苦耕耘，所期待的不外就是眼前的收获。

然而辛苦耕耘的收获却是有限的，因为那些田地并非他们自己的祖产，而是向大地主租来的，所以真正坐享其成的，另有其人。

广兴围最有影响力的大地主就是容举人；这儿附近一带的农民所耕耘的田地，都是属于容举人名下的。因此每年此时，容家里面的下人们也忙个没完。因为农夫们都会在这收成的季节里，把谷物晒干，担担抬抬地搬来交租。

就是如此这般，农夫们的大部分收成就落入容举人的手里。辛辛苦苦的耕耘，实实在在是非常有限的。遇上了丰收之年，倒还有一口饭可以吃；万一春旱夏涝，秋旱冬寒，谷物失收，那时不但要挨饿，还要应付容家管家的催租。

因此今年虽然丰收，但是去年欠下容举人田租的农家，

到头来仍然可能一无所有。这正是当时中国农民最痛苦的一面。

广兴围的田野间，农民们忙于收割，更忙于交田租，因为容举人的管家非常凶，迟了要加息的，谷物太湿又不肯收。

老农夫杨大可怕容举人的管家噜苏，正催促着他的儿子赶快把谷物抬到牛车上，运往容家去交租。

然而年仅十八的杨九斤，却是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，他总觉得一家人如此辛苦了几个月，竟然要将收成交给容举人，还要诸多受气，实在不值！

但是接受惯了旧礼教，以及固有封建思想的杨大可，他的想法可不同了。

杨大可认为容举人身为举人公已属难得，何况相传举人公就是天上的文曲星降世的，所以让他坐享其成实属应该。

杨九斤尽管心里不服气，到头来还是要服从老父的吩咐，合力把一箩箩的谷物搬上牛车去，九斤赶着牛，沿着路旁走，杨大可则站在一旁目送他离去。

忽然之间，有一只覆转过来的谷箩，由田基那边急急地走向路旁那儿。

空着的谷箩竟然会走路，所有目睹的农民们都呆住了。

那个空箩追着牛车走。

突然之间，竹箩之内传出了一声：“二哥，请等一等啊！”

杨九斤正感惊悚之际，回头已看见那个竹箩自动揭开，一条矮小的人影，蹦蹦跳跳的，一跃跳上了牛车。

“润生，不要去啊！”杨大可在那边扬声叫着。

然而他的九岁小儿子润生，却站在牛车上嘻笑着，向他父亲挥手。

杨大可无可奈何地苦笑摇头。

田基里一班带着惊奇目光的农民在这刹那间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一辆辆的牛车，分别就道，大家都赶着去向容举人交租。

小路上的牛车纷纷越过了九斤的牛车，然而九斤却一点也不紧张，还故意把牛车驶至小路一旁，让其他人的牛车赶在前头。

小小年纪的润生，眼看他们的牛车落在最后，忍不住诅咒拖车的老牛今天一定是未吃饱麦草。

拐了弯，前面道旁又是一条小河流。

河道上正有一艘小艇划过，艇上除了一箩箩的谷物之外，还有一老一少。

润生坐在慢吞吞的牛车之上，正感到苦闷不已，蓦地眼前一亮，随即朝着河道上挥手扬声，大叫起来：“喂，虾公，看招！”

一颗石子脱手飞出，直朝小艇那边飞掷而去。

“扑通”一声！小石子击不中虾公，却差些儿击中了虾公的爷爷；幸好老人家正在划艇，身子忽前忽后的，无意之间避过了。

“润生，不准再掷！快些坐下来！”九斤一边用带着责备

的目光瞪着他的幼弟；一边笑着挥手向河道上的虾公的爷爷表示道歉。

小艇刹那之间又告远去。

“唉！真没有意思啊！”润生泄气地在牛车上伸伸懒腰，身子往后一靠就倚在那些谷箩旁边，埋怨着说，“居然连小艇也快过我们。嘿！如果是我，我一定狠狠地在这老牛的屁股上抽它几鞭，包它走得又快又有劲。”

“住口！”杨九斤一声吆喝，这边已顺手把牛拉停下来。

他的弟弟杨润生感到莫名其妙。

杨九斤把牛拉停在路边一棵树下之后，煞有介事地左张右望。

小路上，清清的，除了他们兄弟二人和那只老牛之外，连鬼影也没见到一个。

河道之上也显得很寂静，虾公两爷孙的小艇匆匆驶过之后，再也见不到另外的小艇。

当九斤确定了四野无人之后，立刻动手把牛车上的几个空箩卸下来，然后卷起裤管，走下河道，从芦苇丛中一捞，一只湿淋淋的竹箩便给九斤揪到岸上来了。

年纪小小的润生伏在牛车之上，看得一头雾水，他抓抓脑，紧张地问：“二哥，你干什么？”

“不要问啊！快些下车来做帮手！”九斤又顺手自牛车上取下了一块直蹦蹦的竹席。

杨润生跳下车来，发觉那湿淋淋的竹箩之内原来还有着半箩湿透了的谷，他正待追问下去，却给九斤揪到一个空箩

的前面来。

那空箩是由牛车上卸下的。九斤先将一块硬直的竹席卷成烟囱状，放到空箩的中央去，然后又叫润生伸手将竹席的接合部分捏着，目的无非要令那圆筒形状的竹席不致弹开。

有了弟弟的协助，九斤就可以腾出双手，将那半箩浸透了水的湿谷，倒进了竹席的外层。如此一来，中央部分便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洞。

最后，九斤才将牛车上的一箩晒干了的谷，倾进中央的空洞部分；再将那块硬直的竹席一拉一扯。只见九斤用手轻轻在表面拨了几下，晒干了的谷，就巧妙地掩盖了箩边的湿谷，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妥。

“妙极了！”润生终于明白了。

“快些帮手，再弄另一箩！”九斤一边催促着，一边已将另一只空箩移过来。于是兄弟两人又依样画葫芦，调制另一箩特别重秤的谷。

杨润生一边帮着他二哥九斤，一边称赞他二哥的确聪明。

杨九斤却担心弟弟年纪太小，一再叮嘱他千万别露了口风。

一切弄妥了，兄弟两人又匆匆就道。

这一次九斤显得焦急了，因为所有交租给容举人的农民都赶在前面，只有他们这一辆牛车却远远落在后面。

九斤吆喝一声，树枝抽在牛的屁股上，牛的脚步立即加快。

小路凹凸不平，牛车滚动得快，润生的小屁股就受罪了，尽管如此，兄弟俩仍然不断地互相看着，不断地会心微笑。

牛车来到了容家大宅门前的广场附近，那儿已挤满了前来交田租的农民。

一箩箩的谷，正在广场上排列着，等待着容家的管家容三的抽验。

在旁协助容三收租的，除了一班家丁之外，还有容二娘的侄儿麦中荫。

容二娘也就是容举人的妾侍。

麦中荫手持帐册，逐一念出农户租用田地的编号：“荔枝基边，水字第三号田，两亩四分七，今年应纳田租十三箩半，上年尚欠两箩，利叠利总共应缴十九箩谷……”

他的表情呆木，因为这种场面他根本看不惯；尤其是容三那副凶相。

然而看不惯又如何？像他这种年青人，能凭容二娘的关系挤进容家，已经不知羡煞了多少人呢！

面无表情，满脸凶相的管家容三，正作威作福地手持谷插，依次抽验一箩箩的谷。

“谷插”是用金属制成的，中空部分可容二指，斜斜的削得又尖又利；现在容三正是利用这种工具分别插进一箩箩的谷里去，只要稍作倾斜，箩里的谷就会有一小撮灌进那空管。

容三照例是板着面孔，诸多挑剔。即使那一箩谷干得十

分透彻，也难免被他噜苏一番。

尽管如此，冷眼旁观的杨九斤仍然胸有成竹，因为他已看准了容三验谷的手法，几乎每一次那支谷插总是插进谷箩的中央部分。当然，这不会是第一次，在此之前，九斤已看得清楚；现在他只在心里默默地祈祷，希望等一会儿轮到他的时候，容三不会突然改变他的验谷手法。万一容三忽然心血来潮而一改过去的手法，把那支谷插插向箩边的湿谷里，那，九斤的一切努力也就完了。

杨九斤正在怔怔地想得出神之际，容三突然勃然大怒，咆哮着说：“妈的！都给我倒在地上！”

所有在场的人都给吓呆了。

原来是容家的同姓兄弟容金与容胜两父子交来的一箩谷，被容三验出“上干下湿”，于是两名容家家丁合力把那箩谷尽倾于地上。

容三狠狠地责骂了容金父子一顿，才命他们把散满在地上的谷捡回箩内带走。

“你们这班人也真的诡计多端，以为用这点小小聪明就可以骗得过我容三爷么！”容三在冷笑声中向其他在场的人发出了警告。

杨九斤一时之间也看不清楚，到底容三是怎样验出那一箩上干下湿的谷的；想到快要验到他自己这边来了，他就难免感到忐忑不安。

润生因为年纪小，他只有九岁，目睹耳闻，更觉得惊心动魄，连手心也湿出汗来。

偏偏就在这时候，那边忽然有个人走过来招呼他们兄弟两人。可惜杨氏兄弟俩一直瞪着容三，对身边发生的其他事情，根本就没有闲心去加以理会。

向杨九斤兄弟两人打招呼的并非别人，正是他们的堂兄弟杨贵。

杨贵是九斤的叔父杨二可的儿子，二十岁出头的年纪，不事生产，更不满现实，他吊儿郎当地，一摇三摆地走过来，朝着九斤问道：“怎么不见伯父来交租？”

九斤和润生都没有理会他；他们只留意着容三的表情。

容三那家伙的确如有神功，他好容易又发现了另外一箩“上干下湿”的谷。于是一声吆喝，容家家丁们又动手把整箩的谷都倾倒在地上。一阵“沙沙”的谷粒作响声，仿佛洒向杨九斤兄弟两人的心里，听得他们心惊肉跳。

谷交少了，欠租还情有可原，但利用上干下湿的谷充场，就是欺骗行为。也难怪容三咆哮如雷，怒不可抑。

杨九斤越想越惊，立刻向弟弟递了一个眼色，想把那些“内干外湿”的谷抬走。

就在这时候，蓦地传来了一声啾啾莺声：“九斤，怎么啦？交租么？”

杨九斤回头一望，一名二八年华的少女，正手挽着一个精致的小藤篮，出现在他们的背后：那千娇百媚的少女并非别人，正是村中老师孙学斋的女儿，年仅十七的孙洁贞。当时她正将小藤篮里的一幅绣好了的被面，送到容家去给容二奶奶——容举人的妾侍容二娘，想不到会在容家门前遇上杨

九斤。

若在平时，杨九斤遇上了孙洁贞，准会咧唇露齿，好话说尽；然而此时此地杨九斤正处于心惊胆战之际，哪还有心情去应酬她？

倒是九斤的弟弟润生却吱吱喳喳地纠缠着洁贞：“洁贞姐，你答应过有空跟我们一起到田里去捉田鸡的，就在今天晚上好吗？”

“嗯——”洁贞含情脉脉地瞥了九斤一眼；可惜九斤当时正忐忑不安地瞪着朝他们走过来的容家管家容三，洁贞唯有哄着润生：“待你二哥有空时，我们再去好吗？现在我要赶着送被面去给容二奶奶。”洁贞说完就想走。

润生明知二哥九斤很喜欢洁贞，偏偏九斤此刻又没有心情去理会她；她当然感到没趣。于是润生心里也埋怨他二哥。

其实九斤当时正有如热锅上的蚂蚁，要不是容三转眼已走近跟前，九斤会立刻动手把那些做了手脚的谷，搬到牛车上去。

“杨九斤！”麦中荫叫出了他的名字，然后又瞪住帐册，叫出了杨家租田的编号：“金鸡冲边，广字第十四号田，五亩二分六……”

容三正俯首弯腰，要检验杨家交来的谷，九斤哪里有兴趣再去听麦中荫的声音？

容三果然是改变了他的验谷手法，突然他手上的谷插插向箩边。

天啊！那正是九斤用湿透了的谷充场的地方；只要容管家把谷插抽出来，立刻就会露出马脚。九斤看得冷汗直冒。

“九斤！”偏偏就在这时有人叫他；虽然不是容三的咆哮声，但在杨九斤听来，此时此地亦有如雷声一样。

九斤回头一望，洁贞正向他嫣然一笑：“九斤，我走啦。”

那妩媚的笑脸，那含情脉脉的眼神，似乎还无法平衡九斤那股恐惧的心情，反而引来了容管家的注意。

容三闻声抬头，色迷迷地含笑瞪着孙洁贞，洁贞很大方，欣然招呼：“三爷，你好！”

“洁贞，你好！嘻嘻！”容三嘻笑着冲口而出，“真的是黄毛丫头十八变，多见你一次便觉得你多漂亮一分啊！”

洁贞眉毛一扬：“真的吗？三爷，你也真会说话啊！”她瞥了九斤一眼，仿佛已看透了他的心事因此乘机含笑缠住容三说说笑笑，让容三无暇分身。

那一边，九斤已经会意，将一箩箩的谷搬到麦中荫的面前去称重量，润生也非常机灵，急忙过来帮了一把力，务求快些把纳田租的谷称完。

这一边，洁贞眼看差不多了，也找个要去见容二奶奶的借口，与容管家说“再见”。

杨九斤这么辛辛苦苦，费尽脑筋，吃尽了惊险才省下了一箩谷；假如不是用湿谷充场，就会连这一箩也一齐纳田租了。

兄弟两人于是欢天喜地的，赶着牛车返家去。杨大可的家里，正充满着不愉快的气氛；因为大可的弟弟杨二可正在

向他大哥借谷。

杨二可的年纪只比大可稍轻几岁，但平生懒惰，不学无术，总是依赖别人。与杨大可相比，实在差得很远。

杨二可到他大哥这里来借谷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过去大可夫妇多多少少也总会应酬他，然而眼前正是纳田租的日子，家里哪有多余的谷？

可惜大可夫妇说没有，二可也不会相信；他还老实不客气地，在大可的家中到处搜索。

搜尽管搜，没有就是没有。

二可正在失望中，刚步出大可家门，九斤与润生正将停下牛车来，准备将车上的一箩谷搬进屋子里去，想不到就这样地给二可瞧到了。

二可哪里还会客气，他立刻过去将那箩谷抢了过来。九斤不知吃了几许“惊风散”才怪回这一箩，明知这位不争气的二叔向来就只有借没有还的，所以不许他把那一箩谷拿走。

但是大可到底是个敦厚的哥哥，他终于叫九斤不要争持了，就让二可把那箩谷抬走。

二可走后，大可想想也感到不对劲，怎么会多了一箩谷呢？他事前计算过应纳的田租，牛车上的谷刚刚够交租；即使重量有差异，也不致相差一箩那么多。

几经盘诘，九斤终于说出用湿谷混入的经过情形；杨大可知道儿子用这诡计骗人，大为不满，斥责了九斤一顿。

最后还是九斤妈疼爱儿子，借故叫九斤送饭到田里去给他大哥六斤，将他遣开了。

九斤费尽心思才怪回一箩谷，想不到还未进家门就被二可借去；现在还要被父亲教训一顿，自然心里一万个不高兴。

来到了田基边，送饭给他大哥六斤吃时，九斤仍然忍不住把这件事转告六斤；岂料他大哥六斤听了，也怪九斤不该用这种手段去骗人，万一给对方揭破了，事情就可能闹大。

原来六斤的个性也有几分似他父亲，为人敦厚，安分守己，从不作非分之想，所以六斤听了九斤的话之后，也叫他以后切勿再做出这些事情来。

九斤自讨没趣，那边忽然又传来吱吱喳喳的吵闹声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。

润生匆匆走过来，这小子的手里抓着一只又肥又大的田鼠，田里的乡亲近邻们正是为此事而哄动的。

田鼠在润生的手中不断挣扎，润生却在洋洋自得地问道：“大哥，二哥，你们比较一下，我现在这一只是否比上次虾公捉的一只更肥更大？”

不料他的两位哥哥还未答话，那边已出现了一名容家的家丁，他站在高处，扬声对田里的人说：容管家和村长要所有的人立刻到祠堂前面的广场去集合。

田野间顿时出现了片刻的沉寂，人们无不惊愕。

农夫们都在窃窃私议，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，通常村长有事，总会派人来通知所有村民们到祠堂去；现在还多了一个容三，当然就是与容家有关了。

事实上村民们也都明白，村长实际上就是容举人的傀儡